

# 凝視文學的雙眼 ——吳三連文學獎得主許達然

◎ 徐碧霞

以《遠方》及《含淚的微笑》兩本散文集享譽六〇年代台灣文壇的許達然，赴美唸書之後，逐漸投入學術研究的領域，實際上並未忘情於創作。

許達然在五〇年代的《野風》雜誌發表詩作及散文後，就正式踏上台灣文壇，直至今日，許達然的台灣文學之路已走了逾四十年。

許達然是歷史學的博士，除了自身的學術研究，四十多年來雙眼專注凝視文學，雙腳堅定行走文學之路。究竟是何原因讓許達然無怨無悔沉浸在文學世界之中？許達然說：「一個人應為自己生長的地方做些什麼！」看似簡單的一句話，卻是許達然為了文學付出一生心力之原因。

四十多年來的文學之路，許達然終於分別在1999年和2001年獲得台灣的文學獎項肯定：1999年許達然獲致『府城文學獎』的「文學貢獻獎」，並在2002年獲得『吳三連文學獎』。對於榮獲此兩項文學獎是否有不同的感想？許達然表示，相隔兩年獲得兩項獎項，對他的文學志業而言沒有太大的影響，一向只寫自己想寫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許達然說：「得到文學獎對我的創作並沒有影響，但我仍要感謝評審委員。我在寫作時不敢期望會

有人閱讀，尤其現在欣賞文學的人愈來愈少了。從事文學創作最大的安慰是有人欣賞，這是比得獎更大的鼓勵！」身材瘦高，戴副眼鏡，舉止斯文且說話輕緩的許達然露出害羞淡然的微笑說著。問及得獎對他的是否有「肯定」的意義？許達然說：「我在得獎前後並沒有不同，也無特別被肯定之感。按照自己的理想寫作，有沒有人肯定並不重要。」

許達然於美國西北大學任教多年，決定在2002年退休，將被聘為名譽教授。許達然表示早有退休打算，希望在退休之後有更多時間致力於研究和著作。然而退休後許達然反而更有忙碌之感，因心裏有：「希望完成著作的迫切感」，許達然露出無奈的微笑。許達然雖要從大學教職退休，但已為自己擬定了研究和寫作計劃，也為自己增加了更多思考的時間與空間。他說，退休後自己給的壓力比以前大。

關於許達然退休後的寫作計劃，許達然表示主要著重在學術研究專書的著作。至於創作，則是想到什麼寫什麼，多年來並沒有間斷創作，但大多沒有發表，許達然表示是否發表並不重要。目前許達然已有六本專書開始進行書寫，此六本書亦是他的研究計劃。他表示這六本書早在退休前已

開始進行，一旦退休，便有更多時間予以完成。此六本書和研究計劃分別為：《清朝人民的抗清》、《18、19世紀台灣漢族族群的械鬥和台灣的發展》、《清朝台灣土匪》、《18、19世紀台灣的社會衝突》、《台灣社會史》、《台灣文學史論》。

六本書同時進行是否有困擾或衝突？許達然表示，在思考方面不會有衝突，此六本書看似同時進行，實則有先後開始的不同，也無特別的困擾。許達然擔心的是時間的不夠分配。類似的問題也反映在創作和學術方面。對於許達然來說，創作和學術研究可以同時進行，兩者沒有衝突，只是時間如何分配的問題。許達然能夠在創作和學術研究之間取得良好的協調和自由，除了許達然具備的智慧與文學才情，應與他平日閱讀廣泛、思考頻繁有關。許達然表示喜歡讀書，且對很多學科皆有興趣，因此閱讀書籍的類別廣泛。加上平日經常思考，歷史、文學、語言學、人類學、社會學...等各類學科在許達然的腦中各成體系、清楚排列卻又互相支援，這使得許達然的創作深富哲理性，語言的使用特殊，且充滿對生命和現實的感觸及體悟；而許達然的學術研究則思路清晰、豐富、嚴謹，深具內涵和

圖63  
吳三連文學獎得主許達然。（徐碧霞提供）



人文精神。

「一個人應為自己生長的地方做些什麼！」，「在文學上我總書寫跟台灣有關的；從不預設讀者的喜愛為何，也不會為了迎合讀者而寫；但希望讀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後會思考。」許達然眼鏡後面的雙眼流露出溫柔的智慧，安靜地凝視窗外紛擾的街道，彷彿凝視著他四十多年來的文學之路。許達然在嘴角牽開了一抹淡淡地、沉靜地微笑。

圖64  
許達然的散文集《遠方》和《含淚的微笑》。  
(嚴小賓攝)

